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谈治学

邓九平 主编

名人
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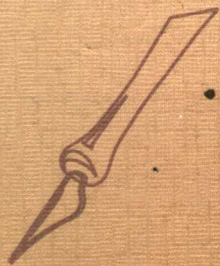
名人
书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中 ·



谈治学



中国现代名人书系

陈鹤年著

谈治学

邓九平 主编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中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治学/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5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7-80094-893-5

I. 中…

II. 邓…

III. ①治学方法 ②治学精神

IV. 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354 号

谈 治 学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 字数 670 千字 插页 6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4 年 3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套

ISBN 7-80094-893-5/I·236

定价:56.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录

1	科学之修养	蔡元培
4	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	蔡元培
8	国学概论	章太炎
14	学与术	梁启超
17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
20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梁启超
30	教育小言十则	王国维
33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36	写在《坟》的后面	鲁迅
41	文摊秘诀十条	鲁迅
42	附带声明	马寅初
44	重申我的请求	马寅初
51	道德与理智	蒋梦麟
61	读书十四法	王云五
75	真理(二则)	李大钊

77	治学方法(三则)	胡 适
114	如何促进天才的成长	郭沫若
117	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	顾颉刚
137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139	欲望与志气	梁漱溟
140	吾人的自觉力	梁漱溟
142	实与理性	张申府
143	仁与先觉者	张申府
145	看戏观摩 转益多师	梅兰芳
151	学 画	梅兰芳
160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	叶圣陶
162	治学漫谈(五则)	徐悲鸿
168	哲学思考(五则)	冯友兰
180	著书与教书	郁达夫
182	写作闲谈	郁达夫
184	论学校读经	傅斯年
189	学习研究“十六字诀”	茅以升
194	坦 白	刘海粟
196	治学漫谈	吴耕民
206	创造与占有	罗家伦
217	我和艺术	宗白华

219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宗白华
236	论诗学门径	朱自清
241	古文学的欣赏	朱自清
246	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	郑振铎
250	我的苦学经验	丰子恺
261	艺术三昧	丰子恺
264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	罗常培
269	画 说	张大千
274	述 学	曹聚仁
278	我的自剖	曹聚仁
284	我的治学道路	夏承焘
296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俞平伯
300	漫谈百家争鸣	俞平伯
302	读书·教书·写书·做研究工作	严济慈
308	我的大学生涯	冰 心
316	在美留学的三年	冰 心
322	学路历程(节录)	周传儒
332	往事偶记	陈岱孙
343	谈谈我治学的体会	王焕镳
346	我的治学经历	谢国桢
351	煦煦春阳的师教	罗尔纲

365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周培源
369	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姜亮夫
375	治学漫谈	苏步青
380	治学二题	金景芳
387	我与书艺	台静农
391	饱尝甘苦的十年	侯外庐
398	我怎样学习英文的	钱歌川
404	我读过的学校	钱歌川
411	留学与求学	叶公超
415	扩大知识面	钟敬文
419	我与诗论	钟敬文
428	天真与经验	梁遇春
433	治学简谈	李霖野
439	谈思录(二则)	巴 金
441	随想录(三则)	巴 金
451	我是怎样冲破重重难关的	蔡尚思
464	我苦学的一些经历	蔡尚思
470	我治什么“学”	施蛰存
473	十年治学方法实录	施蛰存
477	谈散文	李广田
479	记幼年的艺术生活	钱君匋

485	吞吐古今 涉猎中外	叶浅予
493	我的摇篮	王淦昌
498	我的“文学修养”和家训	陈白尘
505	生活·写作·读书	吴组缃
520	谈散文	吴组缃
526	博通群籍是治学的必备条件	钱仲联
528	真理愈辩愈明	谈家桢
533	广博·勤奋·赶超	谈家桢
537	我的学思进程	牟宗三
547	治学的门径	张岱年
552	怀疑与信仰	张中行
558	治学之路(节录)	任访秋
564	取法务上,仅得乎中	华罗庚
566	学·思·锲而不舍	华罗庚
574	一代良师	费孝通
576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费孝通
590	打牢基础 建好大厦	公 木
592	精益求精	马思聪
595	我和美术	马思聪
598	我的学术总结	季羨林
636	学算四十年	陈省身

646	平凡的一生(节录)	周辅成
657	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谭其骥
661	自强不息,壮心未已	张舜徽
673	天才出于勤奋	钱伟长
676	文化厄言(六则)	金克木
684	谈学自叙(节录)	顾学颉
690	漫谈翻译	冯亦代
696	师天·师古·师心	黄苗子
697	一字之贬	启 功
701	谈治学的方法	周祖谟
711	我还要补课	金 近
713	谈学术文章的写作	任继愈
716	从糠里榨出油来	郁 风
719	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遇	赵俪升
724	读书与治学	周汝昌
728	对待书的态度和方法	周汝昌
732	译诗寸感	魏荒弩
734	内容决定形式?	吴冠中
739	读书生活杂忆	黄 裳
746	我的创作生涯	汪曾祺
754	谈海内外学风	王元化

758	治学三议	郭预衡
774	追忆流水年华	许渊冲
788	学风小议	洁 泯
791	难 说	唐振常
792	师承与变法	唐振常
798	书廊信步(三则)	吴小如
808	读书教学四十年	杨振宁
819	开卷有益	钱伯诚
821	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	牛 汉
825	短打本领	林斤澜
833	举重若轻	林斤澜
835	看就是学	冯其庸
839	读书识字	蓝 翎
843	技·道·功	金开诚
846	北夫夫人与北大精神	邵燕祥

画 说

张大千

♣ 张大千 · 画 说

有人以为画画是很艰难的,又说要生来有绘画的天才,我觉得不然。我以为只要有兴趣,找到一条正路,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就会成功的。从前的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话我却绝端反对。我以为应该反过来说“七分人事三分天”才对,就是说你天分如何好,不用功是不行的。世上所谓神童;大概到了成年以后就默默无闻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只因大家一捧,加之父母一宠,便忘乎其形,自以为了不起,从此再不用功。不进则退,乃是自然趋势,你叫他如何得成功呢?在我个人的意思,要画画首先要从勾摹古人的名迹入手,把线条练习好了,写字也是一样,要先习双勾,跟着便学习写生,写生首先要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必须要一写再写,写到没有错误为止。

在我的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然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的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有了分别。

还有,用色的观点,西画是色与光不可分开来用的,色来衬托,光来显色,为表达物体的深度与立体,要用阴影来衬托。中国画是光与色分开来用的,需要用光时就用光,不需用时便撇了不用,至于阴阳向背全靠线条的起伏转折来表现,而水墨的写意,又为我国独特的画法,不画阴影。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早认为阴影有碍画面的美,所以中国画的传统,除以线条的起伏转折

表现阴阳向背,又以色来衬托。这也好像近代的人像艺术摄影中的高白调,没有阴影,但也自然有立体与美的感觉,理论是一样的。近代西画趋向抽象,马蒂斯、毕加索都自己说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而改变的。我亲见了毕氏用毛笔水墨练习的中国画五册之多,每册约三四十页,且承他赠了一幅所画的西班牙牧神。所以我说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应有太大的距离。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里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除了天才而外,主要靠非常艰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

◆
张大千
·
画
说

中国画常常被不了解画的人批评说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何尝没有透视?它的透视是从四方上下各方面着取的,现在抽象画不过得其一斑。如古人所说的下面几句话,就是十足的透视抽象的理论。他说“远山无皴”。远山为何无皴呢?因为人的目力不能达到,就等于摄影过远,空气间有一种雾层,自然看不见山上的脉络,当然用不着皴了。“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哪里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也是一样的,距离远了。五官当然辨不清楚了,这是自然的道理。所谓透视,就是自然,不是死板板的。从前没有发明摄影,但是中国画里早已发明这些极合摄影的原理。何以见得呢?譬如画远的景物,色调一定是浅的,同时也是轻轻淡淡模模糊糊的,这就是用来表现远的;如果画近景,楼台殿阁,就一定画得清清楚楚,色调深浓,一看就到了跟前一样。石涛还有一种独特的技能,他有时反过来将近景画得模糊而虚,将远景画得清楚而实。这等于摄影机的焦点对在远处,更像我们眼睛注视远方,近处就显得不清楚了。这是“最高”现代科学的物理透视,他能用在画上。而又能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的。所以中国画的抽象,既合物理,而又要包含着美的因素。讲到以美为基点,表现的时候就该利用不同的角度,画家可以从每种角度,或从流动地位的眼光下,产生灵感,几方面

的角度下,集成美的构图。这种理论,现代的人或已能够明白,但古人中就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宋人沈存中就批评李成所画的楼阁都是掀屋角。怎样叫掀屋角呢?他说从上向下的角度看起来,看屋顶就不会看到屋檐,李成的画,既具屋脊又见斗拱,颇不合理。粗粗看来,这个道理好像是对的,仔细一想就知道不对了,因为画既以美为主点,李成用鸟瞰的方法;俯看到屋脊,并且以飞动的角度仰而看到屋檐斗拱,就一刹那间的印象,将脑中所留屋脊与屋檐的美感并合为一,于是就画出来了,况且中国建筑,屋脊的美和斗拱的美都是绝艺,非兼用俯仰的透视不能传其全貌。

画家自身便认为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峰,便加上一个山峰,那里该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这就是科学家所谓的改造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总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一个天地,要如何去画,就如何去画,有时要表现现实,有时也不能太顾现实,这种取舍,全凭自己思想。何以如此,简略地说,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到最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的神韵。这可引证王摩诘的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着笔墨表露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未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近代有极多物事,为古代所没有,并非都不能入画,只要用

你的灵感与思想,不变更原理而得其神态,画的含有古意而又不落俗套,这就算艺术了。

作画要怎样才能精通?总括来讲,首重在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是写意。不论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总要了解理、情、态三事。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今古,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故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老师教学生也应当如此,告诉他绘画的方法,由他自去追讨,不可让他固守师法,然后立意创作,这样才可以成为独立的画格。所以唐宋人所传的作品,不要题款,给人一看就可知道这是某人的作品,看他片楮寸缣就可以代表他个人啊。

◆ 张大千 · 画说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获,山水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畜都是一样。

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广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须的。

一个成功的画家,画的技能已达到化境,也就没有固定的画法能够拘束他、限制他。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得熟练了,何必墨守成规呢,但初学的人,仍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为是。古人画人物,多数以渔樵耕读为对象,这是象征士大夫归隐后的清高生活。梅兰菊竹。各有身份,代表与者受者的风骨性格,又是花卉画法的祖宗。现在就我个人学画的经验略写几点在下面与大家研究:

- (一)临摹——勾勒线条来求规矩法度。
- (二)写生——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物情。
- (三)立意——人物、山水、花卉,虽小景有大寄托。

- (四)创境——自出新意,力去陈腐。
- (五)求雅——读书美性,摆脱尘俗。
- (六)求骨气,去废笔。
- (七)布局为次,气韵为先。
- (八)遗貌取神,不背原理。
- (九)笔放心闲,不得矜才使气。
- (十)揣摩前人要能脱胎换骨,不可因袭盗窃。
- (十一)传情记事——如写蔡琰归汉、杨妃病齿、盆浦秋风等图。
- (十二)大结构——如穆天子传、屈子离骚、唐文皇便桥会盟、郭汾阳单骑见虏等图。

述 学

曹聚仁

◆ 曹聚仁 · 述 学

十多年前,章太炎师讲演,我所笔记的《国学概论》,将由创垦社重版时,我曾看了两种日文译本,武田熙的那一种,已经有了了解。我原想翻检《章氏丛书》,也作一回笺注工作;可是动起手来,非三五年不能完成,便用沪版付印算了。这一部《概论》,从沪版到渝版,已经刊了三十二版,港版也印了五回,最近还有几种翻印的版子,总在十万部,该算是最销行的一种。三育书店要我另写一种,供一般青年的课外读物。一开头,我就准备替章师的《国故论衡》作笺注,辅以《荀汉微言》,一动手就知道这工作太不容易,因为我对佛家唯识宗没有根底,说得不好,会闹笑话的。二则我对语言文字音韵学,也不是专家。《国故论衡》三卷,只有中卷可以作较好的注解,似乎也算不得完整的工作。因此,索性另起炉灶,跳出章师的圈子。

我初读古代经典,对经典当然不够领会,后来也算读得不少,却也不够来批评。近二十年,才借了新考证的光,懂得怎样实践“古为今用”的路子。因此,这回“述古”,是从“疑古”开头的,用批判的眼光来接受文化遗产,和新中国的学人同其步骤。我不是河水鬼,站在河岸上,要拖落年青一代去投河的。我是要指点他们不要恋古、迷古、信古,要明白古代文化遗产,其中“国糟”多于“国粹”,吴稚晖、鲁迅他们劝人莫读古书,那才是金玉良言。